

续金庸讲述 “射雕英雄” 未完的故事

射雕英雄外传

一代少侠 克复长虹 傲视狂瀾 于既倒
绝世英雄 踏雪回肠 壮志未酬 肝肠断

文丰雨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I 247.5
886

103168

续金庸讲述“射雕英雄”未完的故事

射雕英雄外传

文丰雨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射雕英雄外传 / 文丰雨 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2
ISBN 7-228-06029-6

I. 射… II. 文…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6317号

射雕英雄外传

文丰雨 著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1/16
开 本	20
印 张	1-5000
印 数	200 千
字 数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次	

ISBN 7-228-06029-6/I · 2546

定 价: 22.00 元



楔子

岳飞之后世子孙岳雪儿家为躲避战乱迫害，一直生活在蒙古的草原上，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一日，其父为禀承民族气节，前去刺杀蒙古大汗窝阔台，不遂身亡。

岳雪儿一时冲动前去刺杀杀父仇人千户长耶律海，结识蒙古驻守上都的忽必烈将军并结为好友，最后得上苍之助，他无意间与仇人比武，杀死了仇人。至此，岳雪儿心愿得偿，更无挂牵，该当生活趋于平静才是，然而上苍好像跟岳雪儿开了个玩笑似的，让他成了当世两大高手“剑痴”和“武狂”赌“三元真解”归属的工具。从此，他走上了波澜诡谲的江湖路。

中原、江南一番游历，他认识了很多江湖中人，有忠孝节义之人，也有阴险奸恶之辈。同时，他更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民族气节，造就了他这一代英雄。

主要人物：

岳雪儿（岳飞后人）

金兀良（金国兀术后人）

阿雅（夜游神之女）

罗真真

葛尔玉

呼延云飞

呼延烈

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拖雷四子）

贵由（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长子）

不里（成吉思汗重孙，察合台之孙）

ADA10/04

察合台
窝阔台
拖雷
拔都（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子）
耶律海（蒙古大将）
欧一郎（中原夜游神）
段不遇（大理仁帝）
碧青锋（剑痴）
痕天环（武狂）
江南六丑
花无语（西妖）
晏无道（南魔）
解归田（东仙）
卜呈仁（北鬼）



目录

THE STORY OF HERO

傲骨天生	1
初露锋芒	19
剑痴武狂	41
塞外入狼	61
忽必烈汗	81
英雄射雕	99
授艺游戏	115
恨天恨地	129
渡萍迷踪	143
天有苍龙	157
绝地奇遇	169
江南六丑	185
难中情缘	197
惹事生非	213
重新拜师	225
六丑遇难	243
任侠呼延	255
英雄路头	271
附录：	
忽必烈家族史	283

射雕英雄传





傲骨天生

十二世纪中叶，天下群雄逐鹿，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群雄之间当属居住在秃兀刺河、斡难河、克鲁伦河上游肯特山一带的李儿只斤族最为强大。（注：李儿只斤族是蒙古贵族的一支，据《新元史·太祖纪序纪》言：其国姓曰乞颜特李儿只斤氏；太祖十世祖李端察儿之后称李儿只斤氏，皇考也速该又称乞颜特李儿只斤氏。李儿只斤，突厥语，译义灰色目睛，蒙古以灰睛为贵种也。……元人数典忘祖，称其国姓曰奇渥温氏，而旧史因之！我高宗皇帝既命馆臣改译，复据《蒙古源流》证元之国姓为博尔济锦氏。数百载相沿之谬，至我高宗，始为之厘订焉。）李儿只斤族消灭了克烈部、乃蛮部，和蔑儿乞部等，逐渐巩固了蒙古政权。公元一二〇六年，李儿只斤族的铁木真（又名帖木真，蒙古语中以志武功之意）继承父位，尊为成吉思汗。据传成吉思汗生时“右手握凝血如赤石，面目有光”，当为帝也。铁木真继称汗后攻女真金国、征天山之西辽和古出鲁克、灭花剌子模，使得蒙古帝国“无论东西南北，皆有一岁程”。

成吉思汗自西域诸地平定以后，率师东还，把所有土地分给他的四个儿子拖雷、窝阔台、察合台和术赤，次年成吉思汗挥师进攻西夏。在一二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正当围攻西夏都城兴中府之时，成吉思汗病逝，由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他更加残暴无良，将兴中府城民完全屠杀，以作先皇之陪葬。



至此，老百姓愈加流离失所，惨不忍睹。赤地千里，唯见累累白骨，哀鸿遍野，一片苍凉的死亡气息笼罩着大好河山。

这一天，在阿尔泰山以南的葱岭之麓，从一个十余户人家的小村落里走出一位十岁左右的少年。他生得浓眉大眼，敦厚健壮；身穿皮袄，头戴一顶羊毡皮帽，脚上一双小马靴，满身上下飒爽英姿，精神抖擞。

只见他唱着一首歌，昂首阔步踏雪而行，小小年纪却颇有一番英雄气概。唱的是：

大鹏一日东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浪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此诗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上李邕》，其本意为有朝一日大鹏随风而起，高飞直上九万余里。一旦风停大鹏落在海上，也能把巨大的波涛掀起。权贵们见我和他唱反调，对我的豪言壮语报以冷笑。孔丘尚能感到后生可畏，大丈夫焉能轻视自己年少。这本是李白少年遭遇打击后写的一首诗，诗中抒发了自己的凌云壮志和远大抱负，表现了他不甘于失败的顽强斗争精神。现在这少年唱来却也满怀激情，似乎正是写他的一般。

只见他一路唱着来到一处土堡跟前，站稳脚跟四处望了望，高声喊道：“岳雪儿又来也，尔等还不现身！”

但听一声呐喊，随着喊叫，由土堡之上冲下一群清一色十岁左右的孩童。

这些孩子同样打扮，同样穿着，只是当前一个头上加戴了一顶他们自己用枝条编织的王冠。

那头戴王冠的少年冲到土堡之下，挥手止住众人的吵闹，向自称雪儿的孩童笑了笑，笑声中充满了不屑之意，道：“岳雪儿，你难道还不服我？”

孩子们也是一阵嚷嚷。与雪儿好的孩子则说：“雪儿，咱们服了金兀良吧，就让他做我们的大王又如何？省得你老是挨打！”另外的

孩子则着意讽刺挖苦：“丢丢丢！羞羞羞！耍赖皮，不认输！”还有的说：“每次都让人打得鼻青脸肿死不认输，如果是我，绝不好意思再比下去了！”

叫岳雪儿的孩童舔舔干裂的嘴唇，听着他们议论，双目鄙视众人，头一昂，道：“大丈夫胜不骄败不馁，若让我俯首认输，办不到！”说着，列开场地，拉一个架势，道：“来吧，金兀良，咱们今日再重新比过！”

只见那叫金兀良的孩子摘下王冠，交给旁边一个孩子拿着，摆了一个“双凤来仪”的架势，道：“我倒佩服你的勇气，不过今日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一拳打将过去，直奔雪儿的前心。小拳头虎虎生风，确有几分练家子的模样。

再看岳雪儿，虽然架子拉得有模有样，但招法却似是而非，想必是从打斗中琢磨而来。只见他身体微侧，躲过来拳，右掌叼住金兀良的手腕向后引去，脚下用劲，扫向金兀良的双腿。

金兀良一声轻笑，“没想到你这么愚笨的人竟然也找到一点道儿。”一式“醉打金莲”，踉跄躲过雪儿右腿，顺式转到他的身后，手掌只一送一滑就从对方的手中脱落，重又印向他的后心。

岳雪儿人虽笨拙，又不懂武功，但两人交手已不止一次，多少受了些磨练，对方的手一经滑落便知不妙，双手在背后乱舞，欲捉金兀良的胳膊。金兀良知他蛮劲不小，若让他捉住一下背过去，势必摔个头破血流，便撤开手掌，“咣”地抬脚踹在了岳雪儿的臀上。

雪儿前行几步，差点扑跌在地，一时痛遍全身。不过平常挨打惯了，这一脚倒还承受得住，遂返转身来又与金兀良斗在一起。几个回合过去，又吃他一拳。就这样打打跌跌，岳雪儿一直吃他十几拳脚之后，方始坐在地上不再动弹。十几个儿童欢呼雀跃，呐喊为金兀良喝彩。

金兀良颇为得意地对岳雪儿道：“咱们还打下去吗？”

岳雪儿站起身来，掸掸身上的雪花，不服输地道：“今天到此为止，明日我们继续比试。”

金兀良奇道：“咱们这样比来比去，什么时候才算我赢？”

岳雪儿思索一阵，小脸通红，也不知自己何时才能打败他，最后振振有词地道：“反正让我归顺你，承认你做大王，那是休想！这场打斗直到我做了大王之后才能算完。”

金兀良笑道：“既然如此，咱们就走着瞧吧！”说罢露出一脸获



胜后的得色，带领群童向村落奔跑而去。

岳雪儿等他们走远了，这才一步一步走回村落里自己的家中。

这个村落只有十几二十户人家，大多是因逃避战乱才到得这里，形成还不到一年时间。那时候人们聚聚散散本就极为平常，谁也不会去问长问短，套个近乎，所以大人们之间也不是很熟悉，但孩子们合群玩耍乃是他们的天性，一年之间就已混得熟了。

这中间，两个孩子最为特异，要强好胜，互不服输。其中一个就是岳雪儿，另一个便是金兀良。两人为争当孩子王而闹得不亦乐乎，虽说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在成人眼中不值一晒的事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却再也没有比此更重要的事了。为了这件事，两人已经比斗了三个月之久。

岳雪儿生得健壮敦实，论力气在孩子们之中是最大的一个，那金兀良比起雪儿来却稍嫌瘦弱。当初比试时，岳雪儿满以为自己肯定手到擒来，哪知一比下去才知金兀良似乎学过功夫，任自己如何纠缠，都不能将其扳倒，最后自己反而挨了十几拳，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岳雪儿岂能信这个邪，自己力气比他大，怎么可能败呢？所以一直都不肯认输，但每次与人打斗，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一败涂地，只好告诉人家明日再比过。

冬去春来，又是一年过去，大人们也逐渐熟络起来，牧羊放马，开垦农田，一片繁荣和谐的景象。然而孩子们的争斗却依然没有停止。这一日，岳雪儿前思后想，将金兀良一年多来所用的招式思索了一遍，想好了应对的办法，雄赳赳气昂昂来到约斗地点，口中却是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今日不胜不复还……”

金兀良跟往常一样，早在土堡那儿等他。经过一年多的较量，两人反倒打出了交情，颇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一看到岳雪儿出现，便迎上去兴冲冲地道：“岳雪儿，我想通了，咱们俩已经打斗了一年多还未比出结果，等今日比试完毕，不论输赢我都让你做我们的大王就是！”

岳雪儿笑了笑，对金兀良真挚地道：“好，咱们就比试最后一场，

无论谁输谁赢咱们都不再打下去了，但输者一定要拜赢者为王，这一点不能改。”旁边的孩子等他们说完了，也一齐凑热闹，聒噪道：“别尽管说了，赶快打呀！”

接着便有一些人指手划脚地跟着说：“打呀！打呀！……”金兀良瞪了他们一眼，这些人便噤若寒蝉，不再作声，只是看着两人。岳雪儿心想：“自己与他斗了这么多次，吃的就是不会武功的亏，但自己一年多来苦练摔跤术，相信只有摔跤才能赢得了他。”想到此，猛地一个虎跳走将上去，右手朝金兀良的胸前抓去，右脚向前一步，别住他的双腿，正是摔跤常用的“插腿别”。但见他双手较劲，将金兀良冲地上按去。

金兀良毕竟家学渊源，从小就打下了武功根基，一招“如来坐定”稳住下盘，右手扣住来掌向外猛甩，左掌顺势推了过去。岳雪儿吃他一推，顿时“噫、噫、噫”倒退几步，等脚步稳住后，身形一挫又扑将上去。

围观的孩子又嚷闹起来，哄然叫好，小手拍得“啪啪”直响，有几个人还齐声喊道：“岳雪儿，嗨！加点劲啊！”看样子一年多的争斗中，岳雪儿不怕失败的精神真还感动了他们，使得这些孩子对岳雪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意，不知不觉间为他助起威来。

金兀良刚才吃岳雪儿一式摔跤手，同样感到一惊，身体晃了几晃才没倒下，见他又扑了来，心道：“你擅长摔跤，我偏不让你近身，看你能如何？”展开步法游斗起来。

数个回合过去，岳雪儿又被打中一拳。

“这样下去肯定对自己不利，说不准又吃败仗。”岳雪儿暗自盘算，只有再挨一拳贴住他的身体才好。正想间，金兀良一拳打向他的鼻梁。岳雪儿头一矮，双手猛然抱住金兀良的手臂，忍着左拳的痛击，一个“大躬背”将金兀良从头顶栽了过去。

金兀良的确不凡，竟然又站直了，一招“枯树盘根”右腿向后扫去。趁这空档，岳雪儿拼着又受一腿之痛，拦腰抱住金兀良，一脚蹬向他单立的左腿。

金兀良本来就没有岳雪儿的气力大，如今又是单腿直立，焉能吃得住劲，瞬间便滚翻在地，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雪儿扳倒。顿时，两人变成了死缠滥打，在草地上滚来滚去。孩子们随着他们滚动的方向追逐着，叫得更凶起来。

如此这般在草地上滚打小半个时辰，二人相互对视一眼，才松开双

方紧抱的双手，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大笑一番。待歇得够了，金兀良站起身向环立四周的孩童发号施令道：“孩儿们听仔细了，从今日起这大王的头衔我就交给岳雪儿了，大家一定要听他的命令，不然就先尝尝我的拳头再说。”

岳雪儿听罢忙站起身来摇手道：“不行，不行，我们两个并没分出胜负，大王怎能由我来做？”

金兀良见他推辞，笑道：“咱们比试这么多次，你不就为了做我们的大王吗？现今我让与你，你又为何不受？”

岳雪儿小脸涨得绯红，“谁稀罕这个大王！我只是不服你而已，再说今日我并未赢你。”又低声道，“我一直就没胜过你，即便这一次勉强打平，也是我侥幸罢了。应该……应该你来做我们的大王才对。”当然，他毕竟是个孩子，说这话时心中却着实想做他们的大王。岳雪儿本性憨厚，更不会掩饰，一切都表现在了脸上。

金兀良生性聪明，一眼便看穿了他的心思，笑道：“好了，好了，既然我们打成平手，那么咱俩并列做他们的大王可好？”话一出口，接着看看四周这帮小手下，问道：“你们说好不好？”

孩子们见岳雪儿能打，心中早已将他当作了自己的偶像，听此问话，齐声应诺，“好！”霎时草原上响彻了鼓掌的声音。

“岳大王好！”众孩童一齐向岳雪儿问好。

岳雪儿与这些人一般年纪，见他们都叫自己为大王，高兴得笑起来。

于是，孩子们欢畅的笑声在草原上一圈一圈向外荡漾，给大草原增添了勃勃生机。蓝天、白云之下，他们迎着柔柔的春风，追逐着羊儿、马儿，跳呀，唱呀，一直到累了，金兀良对岳雪儿道：“岳雪儿，咱们也像江湖侠士那样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岳雪儿最崇拜娘亲经常讲的一些剑客游侠，只是没有机会去闯荡江湖罢了，因此，一听此言当即高兴地应道：“好！”便模仿大人所讲的那样，与金兀良一同跪俯在地，道：“皇天在上，我岳雪儿愿与金兀良结为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生死与共、绝不违言！若违此誓，天地难容！”两人叩头完毕，互通了年龄，岳雪儿刚好比金兀良大了半岁，便为兄，金兀良则为弟。

等他们大哥兄弟相互叫了一声，玩伴们俱皆过来祝贺，金兀良指着一个瘦削的孩子道：“魏元，今天是我与岳大哥结拜大喜之日，你率几个人看到哪儿弄只羊来烤着吃了，以示祝贺！”叫魏元的孩子应一声去了。

岳雪儿暗自道：“金弟想得真是周到，结识这么一个弟弟真是我岳雪儿几世修来的福气。”遂下定决心要加倍珍惜这段缘份。

不一会儿魏元就牵了一只羊来，也不知是从哪家的羊圈里偷的一只小山羊，而且还顺便弄了一些酒。这些孩子连吃带喝直到天黑得透了，听见父母的叫归声才各自回家。

岳雪儿的家就在林子边上，翻过一个小丘就到了。那是用木板和茅草搭建而成的几间房子，并没有院墙，这儿的住户全部是这个样子，房子的外墙贴满各种动物的毛皮用来抵御草原上的风寒。

回到家，岳雪儿生怕被爹爹看见，蹑手蹑足就向自己的房间里溜。他爹爹名叫岳振兴，是村里一个最不苟言笑的人，对岳雪儿向来都极为严厉，所以岳雪儿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爹爹。一年来的打斗也一直在瞒着他。他想，如果爹爹知道自己去外面与人打斗并与人结拜的事，肯定逃不过一顿惩罚，更何况今日他还饮了点儿酒。心中一想到爹爹罚他面壁时那严厉、痛惜、伤戚的眼神，他的神经便高度紧张起来，三步并作两步直奔自己的小屋。

“雪儿，你过来！”岳振兴还是发现了他，“怎么不吃晚饭就去睡了？”

岳雪儿的心“咚、咚、咚”地跳得厉害，慢慢走近岳振兴，在三来开外站住脚步，“我……我……孩儿不饿。”昏黄的灯光照在他的小脸上，岳振兴察觉到很不对劲，道：“你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走近一点！”

岳雪儿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再走近少许。

岳振兴目不转睛地盯在他身上，突然问道：“你身上的衣服怎么破了？再近一点。”脸上露出盛怒的样子。

岳雪儿暗叫糟糕，这肯定是与金兀良滚斗时不小心划破的，怎么事先一点也没察觉，如今爹爹问起可怎么回答，心中电念，口里也嘟囔道：“怎么破了？怎么破了？哦！是我……我不小心摔倒划破的。”说这话时，他已走到岳振兴身边。刚说罢，岳振兴一巴掌打将过来，正打在岳雪儿的右颊上，小脸上登时出现五道手指印，岳雪儿再不敢说话，小声地出着气，低下头来。

岳振兴虎目含泪，脸上一片戚然，抑声叹道：“岳振兴有此不孝子孙，真是愧对岳家先祖，这都是我岳振兴教子无方啊！”又低下头来瞪着岳雪儿厉声道：“小小孩子竟敢说谎！你说，你又在哪儿喝的酒！留你何用，不如毙了你，也省得给我岳家丢人现眼！”说罢又是一掌打将过去。

岳雪儿从记事起还从未发现爹爹生这么大的气，一丁点儿大的事情竟把先祖搬了出来，惧怕得“扑通”跪倒在地，再也不敢出大气。

这时一个妇人出来护住岳雪儿道：“老爷何必生这么大的气，你先听雪儿说完原因再打不迟。”

岳振兴余怒未歇，道：“当年我岳家何等忠义仁孝，现在怎么生出这样一个孽子来，小小年纪就敢说谎，到长大却如何了得！你说，到底是何原因让你又吃酒又把衣服弄破的！”

岳雪儿哪敢再隐瞒什么，一五一十将自己与金兀良打斗并结拜之事说了出来。

岳振兴听罢怒色稍霁，道：“男子汉大丈夫这有什么说不得的，说出来有可能我还可以帮你呢！”

岳夫人道：“你平时对孩子这么严厉，他怎么敢说？”岳雪儿也不平地暗自嘟囔：“就是嘛，谁知我说了你会不会又罚我面壁？”

岳振兴道：“我平时严厉是对他好，怕他不成才，损了我岳家的威名。”

岳夫人道：“休提你们岳家，如今你们岳家不也是家破人亡了吗？”

岳振兴黯然叹了一口气：“唉！这都是奸臣当道啊。但我绝不能灭了岳家的志气！”

岳雪儿在一边似懂非懂，“听意思我岳家先祖可能还是了不起的人物呢，不知道是哪一位？”心中正自猜测，岳振兴道：“你起来吧。”岳雪儿闻言起身，恭立在他的身旁，岳振兴拉住他的手在木椅上坐了，继续道：“爹爹常教你读‘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一句，其意就是指恭谨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

做出成绩，仁惠就能够使人心甘情愿地帮助自己，你想你做到了哪一点？”

岳雪儿不禁汗颜，岳振兴又接着道：“试想如果你真能做到‘恭谨’二字，也就不致与人打斗了，更不会遭受失败之辱。然而你打也打了，却又不坦诚地对父母相告，这样下去到你长大后岂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当然也就不会受到重用，何谈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

岳雪儿听得爹爹一席话，只觉字字重如泰山，一时间汗如雨下，“扑通”复跪将在地，哽咽道：“孩儿知错了，孩儿一定牢记爹爹的教诲，做一个恭谨、宽厚、诚实、勤敏、仁惠之人。”

岳振兴渐感欣慰，道：“起来吧，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又鼓励道：“不过，你能做到威武不屈，也算没败了岳家的威名，现在你既与人家拜了兄弟，就要始终以兄弟之礼相待，做事不要忘却了兄弟之情。”

岳雪儿点头应诺，岳振兴又从身上摸出几两银子给他道：“这些银子你拿了去，明日问那魏元是从谁家偷的羊儿，你亲自过去跟人家道个歉，还银子给人家。记住以后大丈夫行事千万莫要学那些偷鸡摸狗之流！”见爹爹些许小事都会记在心间，还让自己还银子给人家，可见爹爹品行之端正。岳雪儿对爹爹无形的惧怕当中多了些敬重，接过银子使劲点头道：“孩儿记住了。”岳振兴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慈爱地抚摸着他的小脸，道：“爹爹打疼你了吧？来，先吃饭，饭后爹爹还有事跟你说。”

岳雪儿见爹爹对自己如此疼爱，不禁有点受宠若惊。这也是他第一次见爹爹这般的慈爱，遂不敢败了爹爹的兴致，忙一同坐了。

一餐饭罢已是夜深人静。岳振兴叫了雪儿来到一旁的柴房中，笑道：“雪儿，你将身侧木桶里的水向爹的身上泼来。”看着雪儿迷惑中犹豫不决，又补充道：“你尽管泼来就是，爹爹不会怪罪，你一会儿就明白爹爹的用意了！”

爹爹既然如此说，岳雪儿岂敢不从，忙用手掬满了水向岳振兴身上洒去，心中却有一百个疑惑道不出口。眼见那水就要泼洒在岳振兴的身上，岳雪儿方要闭眼以免看到爹爹狼狈的样子。突见岳振兴身体一晃便脱出了水珠笼罩的范围，在岳雪儿看来不过是眼睛一花而已，不由得心中更加狐疑：难怪爹爹让我用水泼他，原来他会“神法”，怎么平日里我不知道。一想到此便来了兴趣，将桶里的水索性继续泼洒出去。但见岳振兴像蝴蝶穿花一般在斗室之中跳去跃来，直到岳雪儿将

一桶水泼尽了，也没让半点水星溅在他衣衫上。岳雪儿心道：“没想到爹爹竟然如此厉害，早知这样，我学了来就不怕金兀良能打到了。”他一时怎么也想不透爹爹为何突然之间这般高明神奇，痴呆呆地盯着岳振兴，不知如何言语。

岳振兴走到他跟前，拍拍他的肩膀道：“雪儿，你怎么了？你看爹爹的武功还过得去吗？”

岳雪儿被岳振兴从愣神中拍醒，无比仰慕地看着他道：“爹爹，这是什么法术？教给雪儿好不好？”

岳振兴“呵呵”大笑，“傻孩子，这哪是什么法术，这是咱们岳家祖传的‘五禽步法’，此路步法是岳氏先祖采用‘鹰翔、鹤纵、鹞翻、鹭飞、鸡跳’等五种动作揉合而创的武功步法，若辅以‘五禽掌’去冲锋陷阵则更是所向披靡无人能敌。”说罢自豪地笑起来。

岳雪儿这才明白此乃家传武学，望着爹爹也颇为自豪地道：“爹爹，咱们祖先是哪一位英雄大侠，竟然如此厉害？”在他小小的心灵之中自以为只有江湖大侠才能创出如此高明的武学。

岳振兴慨然长叹一声答道，“你还小，等长大了你自然会知。”话题一转道：“从今日起我便开始传授你家传武学，你一定要认真用功，知道吗！”

岳雪儿内心高兴，应道：“是！孩儿定然不让爹爹失望！”转念问道：“爹爹为何早不传授给雪儿？要不雪儿也不会败给那金兀良了。”这也是孩子天性使然，有此一问，他内心还在为没有战胜金兀良而不服呢，心想我若早些学了这些功夫哪还怕你一个金兀良！

岳振兴微微一笑，道：“只因我们家一直居无定所，而且你年龄尚幼，所以迟迟未曾传授与你，不过我若早些知道你们比斗之事，或许早就传授你了，你想我们岳家何曾怕过何许人来！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岳家的武学却绝不是为了恃强凌弱和炫耀的，这一点你必须记住。”

岳雪儿暗自懊恼自己为何不早些对爹爹言明此事，白白让自己承受一年失败之辱，遂又凝神静听下去。“武学一途浩瀚如海，有内外之分，内者就是内功内力，练至深处便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外用可伤人

于丈外，内用可疗伤护体，真正妙用无穷。外者即是外功，如刀、枪、掌、剑、戟、拳、指等。另外还有步法、轻功、暗器等，实是玄奥至深，为父也不能一一道来。武学又有正邪之分，正者则光明正大，用来正气凛然无畏无惧；邪者则一般比较歹毒残忍，修练之法也比较邪恶，这一点先祖倒无甚说明，但先祖遗训凡岳氏子孙一定要扶弱惩强，行侠仗义，救民安国，这些你要记清楚了不可忘记，知道吗？”

岳雪儿正听得神游天外，见爹爹问自己，赶忙道：“孩儿记下了！”

岳振兴接着道：“岳家武学均得自先祖所写的《岳氏拳谱》，共有内功口诀一篇，一路步法，一套掌法，外加九九八十一式‘岳家棍’，现在我先教你从基本功练起。”

岳振兴说罢，先从人体经络穴道讲起，授予他打坐行气之法，一夜之间匆匆而过。从此，岳雪儿就开始跟着爹爹习练岳家祖传的武学，转眼半年就过去了，岳雪儿武功业已小有所成。

这一日，岳雪儿约了金兀良等到野外玩耍，不由得起了一试身手之心，对金兀良笑道：“金弟，咱们自从结拜以来已经半年多未曾交过手了，今日里我们再比试一回如何？”一指周围跟随的同伴们继续道：“就当给他们助助兴，怎样？”

金兀良表现出为难的神色，道：“不是我不想比试，就怕伤了大哥，于大哥脸上不是很光彩。”

岳雪儿笑道：“无妨，我们又不真打。”说着便拉开一个架式。周围的孩子正闲得无聊，对此自是赞成，遂一起呐喊助兴。

金兀良见岳雪儿亮的架式，“咦”了一声，心道：“肯定是他不知从哪儿偷学了几个招式，到我这儿卖弄来了。”兄弟两个都还是孩子心性，这一亮相场地便又起了好胜之心。金兀良虚晃一招，一式“单凤来仪”，右手从上而下啄向岳雪儿额头，左掌却横拍他的腰间，一招两式端见金兀良这半年来也并没虚度。

岳雪儿如今也非等闲，待来式近前，身形微挫躲过右掌，抬手斜切金兀良的左臂脉门，身形却顺势转到了金兀良的背后，金兀良更为惊异，叫一声“来得好！”并不转身，突然向后便倒，收回双手，招化“倒打金莲”，头下脚上踢向岳雪儿。

岳雪儿对金兀良也颇感惊异：他这些招式是从何处学来，比先前又高明了数倍，我跟随爹爹学了半年武功竟还是奈何他不得。殊不知金兀